

季候物语

明斋

槐花儿



槐花儿。资料图

某日居家闲谈时，我告诉夫人：槐花儿不仅可以当作春天里的时鲜吃，还曾一度是村民们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救命的食物。有着乡村生活经历的老一辈人，对于荠菜、榆钱儿、槐花儿等大自然的馈赠，总是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。

春天姗姗来临的时候，野生的荠菜在路边，在田头地角，一丛丛地拱出地面，村民们小心翼翼地将其连根刨出来，洗净，滤水，经开水烫过，用姜末、蒜泥、陈醋、细盐一拌，再点上几滴小磨香油提提味儿，简直是天外来物，神仙赐品，吃一大碗还不解馋。吃过荠菜，接着就是榆钱儿、槐花儿，将其洗净滤水之后，再撒上一层杂面，上锅蒸熟，佐以各种调料，也是用来果腹的美味。记得年少时，我随祖父母居于乡下，就是依靠着这些，才度过了夏始春余时节的日子，直至小麦收割完毕，脱粒扬场之后，家里有了新麦，厨房里才重新飘出白面馒头和捞面条的清香。

除了少时在乡下吃槐花儿的经历之外，隐藏于记忆深处的是1991年仲春时节的一桩往事。那是我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的第九个年头，也是婚后的第二年，一个星期天的午后，陪着身怀六甲的夫人在校园里散步，享受着暖阳的和煦和春风的摇曳，忽然，夫人指着围墙边几株高大的槐树，说槐花乍开未开，就像欲说还休的少女一般鲜嫩可喜，若能品尝一番，一定会甜到心底里去的。我笑问道：“想吃槐花儿啦？”“不是我想吃，是你儿子想吃呀！”夫人指了指隆起的腹部，娇羞地瞟了我一眼，轻声言道。于是，斜阳欲坠的时候，我便约好了两位年轻的同事，拿着准备好的绳子、竹篮，携着夫人的手，走向围墙边的几株大槐树。

大槐树足有三十年树龄，树身两个人还合抱不住，树冠也有两三层楼那么高，嶙峋的树干斑驳不平，应该是多年风雪侵蚀之后遗留的痕迹。我甩掉上衣，露出一冬天才养出来的肥膘，将系着竹篮的绳子挽在腰带上，选了一株最为茂盛的槐树，奋力攀援起来。我爬树的基本功还是有的，那是十几岁时练就的

技能，弓着脊背，手脚协调并进，不一会儿就攀到了树的顶端。槐树虽然长得结实，但柔韧性差，树枝脆，易于折断，而最为鲜嫩且色泽近乎洁白的槐花儿，总是在树梢向阳处闪烁不已，引得我一阵阵眼馋手痒。我踩稳树杈，调整好呼吸，伸展手臂，将开得最为旺盛的细小枝条，逐一拉到身边，一把把捋起来，瞬间就是满满的一篮子。

“够吃的了，快下来吧！”夫人到底有些担心，焦急地喊了起来。

“既然爬到树上了，就多捋几篮子！”有一位妇人喊道。顺声往下观望，才发现树下早已多出了好几位花花绿绿的少妇。刚送下去的一篮子槐花儿，也倒在了不知从谁家里拿来的一条湖蓝色桌布上。

“多捋一些啊，俺也想尝尝鲜儿！”
“我只要两三捧就够了。有什么好吃的呀。”

“俺前几年就想着这一口了，可是俺家那位不会爬树！”

“抓牢树枝，注意安全啊！”

在众人的笑谈声中，不知不觉间已经捋下了四五竹篮槐花儿，桌布上早已堆成了一个小丘，我才在夫人的催促声中慢慢向下移动。下树难的滋味确实让我领略到了：因为在树上站立已久，腿脚乏力，手臂酸疼，下树时只能贴着树身，一点点往下面挪动，哪里还有力气弓起脊背。待我估摸着距离地面仅有一米左右，轻轻跳落到地面上时，才发觉手臂上、肚皮上多了十几道浸着血迹的印痕。夫人忙递过衬衣，轻声道：“快穿！光着膀子，让人家笑话！”嗔怪里含着心疼，含着怜惜。

南下海岛工作之后，再也没有吃过如此鲜嫩可口的槐花儿了。偶尔也会到北方人开的餐馆里解解乡愁，也曾遇到过蒸槐花儿这道小吃，遗憾的是，那些作为食材的槐花儿，要么开得太过灿烂，失去了光泽，皱巴巴的，含在嘴里如同嚼着一把稻草；要么还不到节令就被采了下来，青涩得如同发了霉的劣茶，并且还都在冰箱里冷藏了多日，蒸时面粉裹得也特别厚，人见了都皱紧眉头，只想着快些逃离。☞

市井烟火 汤成慧

司机里有高人

◎西湖女司机

一个人在杭州走走逛逛。

虽然去过很多次杭州，但西湖的水于我而言，永远都像一场无边无际的蛊惑。根本防备不了，也严肃不起来。

这种有牵有挂的地方，和爱人来适宜，和友人也合适，自己来也别有风味。

离开杭州前的那天，清晨，打车到西湖边再坐一坐。

是个年长的女司机。堵车的时候，她和我聊起天来。听说我没有去别的景点，只是到西湖边走走坐坐，她也说起自己的故事。

她是安徽人。当初来杭州旅游，就是因为觉得西湖太美了，于是就选择留在杭州，谋了生活安顿了日子。她说，“我每天载着客人转西湖，转来转去我都不厌烦，就算堵车我也喜欢，因为怎么都看不够。有时我甚至都想把车扔了，停下来去走一走。”

我说，你的选择很浪漫呀，你的职业也很幸福呀，有那么多人请你一起看西湖。

她呵呵呵地笑着，回答我：是呀是呀。

看到我坐在车里举着手机拍拍拍，她

提醒道：“镜头只能看到一点点，但眼睛可是能看到一大片哦！”

嘿，西湖的人间知音，真不少！

◎好心态的司机

忙完事情，打车回家。

接到司机的电话，大致说他驶错了方向，得让我再等一等。我说不急不急，您慢慢开。

站在门口等候，晴空万里，云朵浓烈。不一会儿车子就到了。坐上车，刚启动，天上突然降起雨来。神奇，明明还是蓝天。

司机笑着对我说：“看来我遇到贵人了。你一上车就下起雨来，你还淋不着雨。”

一路上司机蓝牙电话不停。只听他一会儿用海南话和朋友谈事情，过一会儿又用儋州话和家人聊点家常，再夹杂着一点普通话。几通电话下来，我着实察觉了这位司机浓浓的生活松弛感。

我说：“你好厉害呀，既会说海南话，又会说儋州话。”

他开心地笑：“都会一点点啦，做人嘛，什么都懂一点点就好啦。”

我说：“你何止是懂一点点。”

他回道：“语言可以懂得多一点点，但做人一点点聪明就好了，开开心心生活就好。”

我说：“哟，好心态呀！”

他兴致盎然地给我说起他的家事，说完后还做了个漂亮的小结，极具儋州人天生的诗词歌赋的押韵能力：“人有也不会有一辈子，人无也不会无一辈子。你吃肉我吃菜我也能饱，你喝茅台我喝地瓜酒我也能醉。”

我边听边暗自叫好，谚语高手在民间呀！

下车前，司机大哥让我猜猜他的岁数。

我琢磨了一下他的神态样貌，四十几？

他开心地笑，用手指摆了数字：“53，看不出来吧，我心态好！”

“我觉得你的心态应该也很好。”大哥也给了我一个鼓励。

“怎么看出来的？”我问。

“当我从电话里听到你说不急不急，还让我慢慢开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人心态挺好。”

哈哈，非也非也，我只是刚好无事而已！☞

如歌行板 卞王玉珏

娜姆河



娜姆河。卞王玉珏 摄

娜姆河，黎语叫“南控”，意为“河水清蓝”，它流经东方市江边乡新明村和南龙村，然后向南汇入陀兴水库，2020年11月获评海南省“最美家乡河”。

周六一大早，我从八所镇驱车六十多公里去看它。初升的太阳和一抹抹绿色，一路伴随着我翻山越岭，使旅途少了一份寂寞。车过江边乡新明村，向东沿着水泥道路行驶，道路两侧，村民们种植的芒果、槟榔、花梨树等绿意盎然。几分钟后，我来到了官方设置的观景台。从人口台阶走

人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连片的大石头，它们千姿百态，各具其形，躺卧在河谷里。河水从两块大石头的沟缝中急速往下流淌，发出震耳的响声，在一小水塘里回旋后，又从巨石之间朝落差极大的下游奔流而去。河谷两岸树木葱郁，山、水、石相互交融，美轮美奂，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在巨石之上或站或坐或躺，都非常惬意。闭上眼睛，任清脆的水流声从耳畔飞过，犹如一首动听的歌曲在空旷的天地间回响，令人沉醉。

这条古老而神秘的河流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黎族儿女，滋养了一个又一个黎族特色文化。

我曾多次到娜姆河游览，非常迷恋它神奇的风光，但它的源头在哪里，我一直未能弄清楚。恰巧当天尖峰岭林业局的护林员到新明村一带开展森林防火宣传，于是我向他们请教。护林员拿出娜姆河的流向图告诉我，娜姆河发源于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蒙瞳岭，它自东向西流经江边乡的新明村、南龙村，然后向南流入感城镇境内的陀兴水库。他们的解读，彻底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。

按照护林员指引的方向，我独自逆流而上，去探寻娜姆河的源头。在景区观景台上游约两公里处，一条拦水坝把河流拦腰截断，滋生出了一个平如镜面的水潭。蓝天白云倒映在水面上，与清澈的河水融为一体，宛如恋人之间在窃窃私语，美不胜收。

沿着村民们的生产道路，循着河流的声音继续徒步向前。一路上，只有“沙沙”的脚步声和阳光、绿树陪伴我。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向导，自己误入了一处茂密的野生林，开始还有羊肠小道可走，越往深处，就没了路的踪迹。明明可以听到山谷中的流水声，却找不到通往河边的道路。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，经常有蛇虫出没，想到这，我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，立即大踏步原路撤回，另选行进路线。

艰难行走约一个多小时后，我终于有了意外收获：我发现了一个豁口！从这豁口进去，仿佛进入了一处仙境，河流婉转，清澈见底，奇形怪状的石头星罗棋布般躺在河谷中。历经多年河水冲刷，石头的棱角早已被磨去，表面显得光秃圆滑。河流两岸，山峰连绵，郁郁葱葱，与幽深的河谷构成了一幅优美的山水画。此刻，白云静止，山林肃立，石头坦然，除了河流的声音，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了下来，似乎它们都在屏息聆听一场河流的交响乐。

告别仙境般的河谷，继续朝上游方向行走一个多小时后，我已累得大汗淋漓，可河流的源头还遥不可及。根据护林员的提示，要想到达河流的源头，还得翻过前面的山岭，凭我的脚力当天是不可能到达了。索性，我选择一块有树荫的大石头，斜靠在上面，仰望蓝天白云，近听河水潺潺，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。此时，我在想，河谷两侧的山岭在很久很久之前可能是相连的一座大山，或许，是流水用它无穷的力量，一点点把山岭淘开淘深，缔造出这美丽的热带河谷。

午后，阳光渐渐赶走了树荫，我只好把娜姆河的美景装入囊中，恋恋不舍地踏上了返程之路。☞